

不要玷污“农民的儿子”

□王西亮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举反腐利剑,肃贪政纪,打虎拍蝇,一批又一批大小贪腐官员应声中剑,纷纷落马。据《法制晚报》消息,仅2014年,中纪委在全国已公开点名通报落马的县处级以上官员就达637人,基本上日均2人。而十八大至今仅仅两年时间,就有61位副部级以上高官倒下,掀起了共和国历史上最猛烈的反腐风暴,充分印证了中央对腐败问题“零容忍”的坚定决心和强硬态度。

阅读众多高官落马信息,探寻他们贪污腐败的人生轨迹,在为党风日渐好转欣然点赞的同时,也发现了另外一种引人深思的怪现象,那就是不少人“进去”后,在纷纷表示忏悔之际(要么在审判时当庭痛哭流涕,要么洋洋万言痛说家史),多半都要拿“农民的儿子”说事。有媒体统计,在已公开的53封封以上出事官员的悔过书中,有14封是以“我是农民的儿子”为开头的,这种不约而同的集体行为,令人回味之际,不得不联想起几个问题。

首先,“农民的儿子”是一个什么概念。先说“农民”。“农民”一词最早出自《谷梁传·成公元年》,曰:“古者有四民。士民、农民、工民、商民。”亦即后来的“士农工商”。其中,农民是指长期从事农耕生产的人。几千年来,中国农

民的生活多半是同贫困和苦难联系在一起,农民永远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为最基本的生存而栉风沐雨、终生奔波。也因此,农民也一直是吃苦耐劳、纯朴善良、憨厚实在的形象定格在历史书上、烙印在世人心中。毛泽东曾经说过大意如下的话:农民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他们的心里是干净的!而在语言逻辑上,“农民的儿子”虽然不能与“农民”直接画等号,但真正意义上农民的儿子是有着农民的秉性和特质的,即他们的心里是干净的。至少,他们没有机会搞以权谋私,没有条件包养十几、二十几个情人,不能像马超群(原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公司总经理)那样有67处房产、37公斤黄金,不会像魏鹏远(原国家发改委煤炭司副司长)那样家里的现金要用16部点钞机点数并且当场烧坏4台,更不会像徐才厚那样地下室里的美钞、英镑、人民币等重以吨计。两厢对照,那些无论是在法庭之上表白还是在书面中忏悔的刘志军、倪发科、刘铁男们,半点也不符合“农民的儿子”的标准,根本没有资格妄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当然,农民也没有这样的儿子。尽管他们曾经有过那么一段农民的儿子经历,但后来是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颠覆了那段历史,背叛了原始的身份。今天,当他们一个个走进高墙之内的时候,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把“农民

的儿子”帽子往自己头上硬扣。此种做法,在逻辑上是偷换概念,在语言上是自我表扬,在行为上则是对“农民的儿子”的玷污和亵渎。

其次,狱中高官们为何总要强调自己是“农民的儿子”。首先是侥幸心理使然。记得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干部犯事,人们总要把他的出事与他的祖宗三代联系起来,是穷苦农民出身的,根红苗正,就会在处理上从轻;是反动家庭、剥削阶级出身的,就追根溯源,老账新账一起算,罪加一等。今天,诸多贪官银铛入监,之所以一再拿起“农民的儿子”的法宝,是否也期盼农民家庭、农民的儿子这块曾经的招牌能博得世人的同情,或者能让法律给他们网开一面呢?其次是作秀。所谓“农民的儿子”,连他们自己都不会相信,其实,他们每个人内心最清楚不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早已与农民的儿子不搭边了,之所以有这类表现,完全是说给别人听、做给领导看的,正如在台上时他们所作的李大伦(原郴州市委书记,已判死刑)式的散文诗一样的工作报告或李建业(原南京市市长,2013年10月被中纪委立案调查)所推行的“雨污分流”之类政绩工程,靠作秀来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再次,是推卸责任。说自己儿时吃过多少苦,初入社会时多么勤奋,工作时付出多少,无非是竭力证明自己本质是好的,自己变坏

是有原因的,是环境助长了自己的贪欲,是体制使自己堕落变质。这实际上,仍然是在为自己开脱,把责任推给社会,是内心未能真正认罪服法的又一种表现形式。

不可否认,以出身家庭而论,不少落马高官可能确实出生在农村,父母确实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自己也确实是经历过饥饿贫困的生活磨难,最后靠十年寒窗苦读之后,一步步从基层走上重要领导岗位的。但这就能作为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不择手段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理由吗?其实,他们真正应当反思的,是他们在位高权重、一言九鼎、香车宝马、锦衣玉食的时候,怎么健忘了谁是农民、谁是农民的儿子这一命题?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不仅不需要“农民的儿子”这项在今天视为宝贝的桂冠,而且会时时在农民面前耀武扬威、颐指气使,并且每每以农民的“父母官”自居,甚至视农民为“刁民”、为草芥呢?

再次,即使是农民的儿子又该如何?退一万万步来说,即使是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但也应当自觉遵纪守法,恪守道德底线。因为在一个法治国家里,不管是谁的儿子,只要以身试法,违法乱纪,贪污腐败,都必将会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而且,“农民的儿子”也绝不是能够保全犯罪分子逃避于法网之外的“护身符”。

□李明生

电脑桌面换成了黄山雪松“夫妻双立”并肩抖擻图,松下一对老老老夫妇携手揽山,远处一片白茫皆不见。

这地方我2012年去过。夏日的黄山除了山腰与山脚葱茏碧绿以外,登顶后除了石头,就是人头,偶有一棵叫“迎客松”的植物,物以稀为贵,人头纷纷朝拜,让“松”不胜其烦,不堪重负,靠“绳捆索绑”被迫屈服,赖“吊瓶”点滴度日。好不凄惨!石头是大石头垒小石头,巨石头独立或成山峰一绝境,或自甘堕落做一小品。成山峰的叫天柱峰,好像苍天也赖它支撑似的,就算是吧!

当地的地导登山跟过山车一样。在腰中的音响催逼下,“嗖嗖嗖”健步拧腰十几丈高的光明顶巨石已被其征服在足下,“呼啦啦”随团的少男少女们不甘落后,你拉我拽地也纷纷追随而上,摇旗呐喊,山谷呼应,彩衣飘飘,白云悠悠,白驹过隙,白云苍狗,一年年,一岁岁,黄山就在这白日的喧嚣,入夜的宁静中默挨岁月,好像黄山不是黄山的,而是那些外来的观光客了。黄山的植被贫瘠,生态脆弱,入夜承载不了如此庞大人群的蹂躏,加之几乎所有的生活物品都靠黄山挑夫驮肩挑,一担担运至山顶,物价奇贵,普通游客不必要如此这般“消费”,所以,黄山的夜,才被经济规律调节的如此安逸。

山脚下的竹林那是丰神俊逸,墨绿滴翠,荡魂曳肺,大片大片的数不过来,微风拂扫,竹声婆娑,一壶静茶,安享天籁,目迷翠绿,耳闻流水淙淙,倚着徽派的白墙黛瓦,飞檐挑拱,偶过一徽派的女子洗衣洗菜,一轮弯月斜挂蓝盈盈的穹庐,两山相来,一山横挡,曲径通幽,竹簧俏摇,一飞鸟惊出山月,真仙境也。都说无限风光在险峰,我言人间风景胜天庭,难怪七仙女思凡,情愿与一凡夫俗子的董郎结连理,埋首凡尘度人生,这徽派的小人家,这片房,这幅竹,这缕风,这轮月,这一切的一切,都诱人沉迷红尘。

走街串巷,一户人家的女儿刚高考完,帮家人卖东西,父亲是村支书,家里挺宽敞。女主人善言,说道女儿今年高考作文题是“放梯子”,好难哦!这放梯子也成了作文题,那我每日在这卖茶、卖黄山竹,岂不这黄山的清风明月也会成了高考的文章哦!同行者偷笑,岂不嘛,生活本就是一部大书,无论是人山竹海,还是锅碗瓢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嘛,况这“世之奇伟瑰怪”“黄山”的一草一木呢!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看惯了黄山的奇拔险峻,曾经沧海难为水,再看其它所谓的叫山的物什,都小儿科了。归来的高速上,瞥见一垄垄自山坳处延起的座座民居,小楼屋顶的太阳能热水蓄水箱金属在夕阳下反光,一个个卫星接收的“圆锅”鳞次栉比地在一家家人家的屋面上排列着,现代化并不遥远,世界就在眼前。这让我想起前文中提及的“放梯子”的话题,这太阳能、卫星接收天线就是黄山人连接外界世界文明的“梯子”,而黄山就是一架“天梯”,给黄山人带来了世界,也给世界送去了一座叫黄山的绝妙风景;不久的将来,铁路通了,那是一条连接“天梯”的“天路”,会给黄山人带来吉祥和富裕。当然,如果不控制客流,调节客流,或者不得不实行“歇山”式的季节性管理,黄山不会是“痛,并快乐着”,不堪重负的结果是世界上将会永远失去“黄”山。

我说“乡愁”

□张德源

乡愁是什么?是长年在行行走、打拼的人对故乡的一种淡淡忧伤,一份浓浓诗情。而淡淡的忧伤、浓浓的诗情,说到底,就是对故乡的深情眷恋。

笔者年届古稀,从1964年离开放过牛、种过地的老家算起,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50年时光从人生中悄然溜走,要说什么都没留下,那不是真话。这中间,有刚参加工作时的勤勉与欢欣,有戎装戍边的艰辛与自豪,有作为公务员的谨慎与自尊。但是,蓦然回首,真有种“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感觉,留在记忆深处,且让自己时常回味和感慨的,却总是少些故乡的风物人事。

我总会不经意的在子孙面前说起50年前故乡的往事。

也总会为当年的某些人、某些事慨叹。子孙们每每听到一半便失去了耐心:“哎呀,又炒陈谷子烂芝麻了。”

真是老了。老了的重要标志是:躺着睡不着,坐着打瞌睡;新东西记不住,老东西忘不掉。那么,那些忘不掉的,到底是些啥呢?

□涂彪

诗人程永康的诗集《仰望星空》出版了,第一时间送我一本,让我先睹为快。看着他耕耘的果实,我感慨万分。

我在30年前就认识他,那时他风华正茂,英俊潇洒,给我留下美好形象。如今他已退休,把悠闲的时光撒向劳作的田野,令人敬佩。他的每首诗都写得酣畅淋漓,读来让人遐想。

《大别山之晨》这首诗写道:……露珠深深地吻着清晨生怕蒸发……/湿漉漉的朝霞挂在山崖大别山的早晨啊/一幅未干的水墨画。多么好的比喻呀,一幅未干的水墨画,给人美的感受。

另一首诗《我愿意》:……在这花团锦簇的日子里/我不愿做安于现状的旁观者/我愿做土砖一块/去砌进更加美好的未来。他没有豪言壮语,愿做一块小小的砖,砌进更加美好的未来,表达了他退休后不甘寂寞的心路历程。

在《耕地的农民》中写道:踏着清冷的晨曦/把犁插进解冻的土地/翻开一个复苏的季节/也翻开老农的思绪和联想……老农的思绪和联想就是获得丰收的季节,诗意境深远,构思也好。

……我愿随雪花春水/奔流故乡润农田/雪花生命虽短暂/留得洁白在人间……这是《望雪》这首诗中写到的,也是他的生活感受。人要像雪花一样,留得洁白在人间。诗虽直白,但直抒胸臆。

程永康的诗语言优美,思想突出,都是弘扬真善美的,给读者一道可口的美食,让人慢慢咀嚼,细细品味。

祝愿他在诗歌创作的路上越走越远,也祝愿他生活幸福!

过气了的“穷光荣”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人们聚在一起,不是比富,而是比穷,谁穷谁光荣,谁最穷谁最光荣。今天的年轻人对此会觉得不可思议,但这是真的。不为什么,就因为天下是无产阶级的,“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是天下的主人”。穷,就是无产阶级;穷,就意味着根正苗红。改革开放几十年后的今天,“穷光荣”早已下课,走入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富光荣。富,意味着有本事,意味着有能耐,意味着有关系,意味着有身份、有地位。什么时候起,夸富、比富、崇富之风蔓延开来。短短几年里,山乡里房子一幢比一幢好,装修一家比一家豪华,轿车一辆比一辆高档。春节前后,外出回乡的大、小老板,一个比一个腰粗气壮。攀比、较劲,在明里暗里发生着。穷,不再光荣。前年春节后,老家在外务工多年的一个侄子来给我拜年,一只脚刚踏进门,便对我家正开着电视机喊了起来:“呀——叔,你怎么还在用这么老的电视机?你回老家看看,哪家不是大屏液晶?”我未及搭腔,他接着来了句:“这样的电视机即使我有,我也不敢再用,乡邻们不把我笑死!”落座之后,我这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对侄子来一番“忆苦思甜”,一番“节约是咱传家宝”的教育,侄子一边“是是是”答应,一边“有粉要擦在脸上不能擦在屁股上”回应。

“咳!”“乡愁”这玩意,给人以酸甜蜜辣的宽度,也给人以古往今来的深度,不是吗?

李一冉瓷画作品欣赏



黄颖 摄

读诗集《仰望星空》有感

□涂彪

获得丰收的季节,诗意境深远,构思也好。

……我愿随雪花春水/奔流故乡润农田/雪花生命虽短暂/留得洁白在人间……这是《望雪》这首诗中写到的,也是他的生活感受。人要像雪花一样,留得洁白在人间。诗虽直白,但直抒胸臆。

程永康的诗语言优美,思想突出,都是弘扬真善美的,给读者一道可口的美食,让人慢慢咀嚼,细细品味。

祝愿他在诗歌创作的路上越走越远,也祝愿他生活幸福!

过气了的“穷光荣”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人们聚在一起,不是比富,而是比穷,谁穷谁光荣,谁最穷谁最光荣。今天的年轻人对此会觉得不可思议,但这是真的。不为什么,就因为天下是无产阶级的,“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是天下的主人”。穷,就是无产阶级;穷,就意味着根正苗红。改革开放几十年后的今天,“穷光荣”早已下课,走入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富光荣。富,意味着有本事,意味着有能耐,意味着有关系,意味着有身份、有地位。什么时候起,夸富、比富、崇富之风蔓延开来。短短几年里,山乡里房子一幢比一幢好,装修一家比一家豪华,轿车一辆比一辆高档。春节前后,外出回乡的大、小老板,一个比一个腰粗气壮。攀比、较劲,在明里暗里发生着。穷,不再光荣。前年春节后,老家在外务工多年的一个侄子来给我拜年,一只脚刚踏进门,便对我家正开着电视机喊了起来:“呀——叔,你怎么还在用这么老的电视机?你回老家看看,哪家不是大屏液晶?”我未及搭腔,他接着来了句:“这样的电视机即使我有,我也不敢再用,乡邻们不把我笑死!”落座之后,我这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对侄子来一番“忆苦思甜”,一番“节约是咱传家宝”的教育,侄子一边“是是是”答应,一边“有粉要擦在脸上不能擦在屁股上”回应。

“咳!”“乡愁”这玩意,给人以酸甜蜜辣的宽度,也给人以古往今来的深度,不是吗?

难忘四十年前那个春节

□杨玉宝

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事情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但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两件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往事。对于我来说,四十年前下乡在农村过的第一个春节是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

1974年8月,刚满17岁的我高中毕业后,就只身从广西玉林登上北去的列车,几经辗转,回到父亲当年为解放广西而离开的家乡——河南省罗山县(今浉河区)青山公社冯楼大队茶场下乡锻炼。

从未在北方生活过的我,一踏上家乡的土地,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水土不服,浑身长满水泡,奇痒无比,一挠就破,水流一身,沾在衣服上,晚上睡觉脱衣服时,粘在上面的肉拉扯得特别痛。善良的大嫂看到疼痛难忍的我,晚上就在煤油灯下用纳鞋底的针,在灯火上消毒后帮我将水泡一个个挑破,把水挤出,擦干净,然后抹上自制的草药水。很快,水泡不长了,瘙痒止住了,疼痛消失了,我算闯过了水土不服这一关。

我所在的茶场是生产中国名茶——“信阳毛尖”的主要基地,那时茶叶都是人工制作,技术要求十分严格。为了掌握炒茶技术,我虚心向师傅学习,吃了不少苦头。

人工炒茶分生锅、熟锅和烘烤三个主要环节,其中熟锅的技术要求最高,学习难度最大,操作人员要在240度高温的铁锅里,徒手沿锅底不停地搓揉茶叶,一不小心,手就会被烫起泡。我初学时,由于不得要领,手掌经常触碰锅底,瞬间就会发出“咻、咻”地响声,然后冒出一缕白烟,紧接着就会感到痛,鲜红的水泡随之而起。

尽管如此,我不叫苦,也不休息,继续苦练,深得师傅们的爱怜和喜欢,他们毫不保留地将炒茶技术传授给我。我仅用两个月时间就能独立操作,并很快挑起了大梁,炒出的茶叶符合“信阳毛尖”特有的“细、圆、光、直”的技术要求,成为茶场的主要骨干。

1975年春节,是我平生第一次离开父母在外过的第一个春节,印象特别深刻。

按照惯例,每年腊月二十五左右,大队茶场除留两人守场外,其余人都放假十余天回家过年。这年春节的守场任务,由17岁的我和一位70岁的独身老汉魏大爷负责。记得茶场社员离开地处皇城山顶场部的第二天,就下起了鹅毛大雪。我早上起床一看,哇!漫山遍野,银装素裹,一根根手腕粗的冰柱悬挂门前……第一次看到如此壮观的雪景,我既好奇又惊喜,不过,短暂的惊喜过后,随之而来的便是苦闷和相思:往年这个时候,家中独儿的我准会拿着母亲给的钱去买好吃的,或者正与伙伴们嬉笑打闹,燃放鞭炮。而如今,在一片银色世界面前,分不清哪是路,哪是坑,门都不敢出,我们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往来,十分孤独。好在年年负责守场的魏大爷有丰富的经验,早已备好了生活基本所需,才不至于缺粮断炊。

除夕之夜,我和魏大爷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吃完年夜饭,小聊一会儿便入睡了。没过多久,酣睡中的我似乎感到有人在叫我,原来是魏大爷急匆匆地推醒我,向我借唯一的家用电器——手电筒。我猜想一定是有什么特殊情况,一问,魏大爷告诉我:在我们住处不远的羊圈里,刚才持续发出惊恐杂乱的哀鸣声,一定是狼来袭击羊群了。我马上起身跟随魏大爷出去查看情况,还没到羊圈门口,就看到至少有七八只狼发出绿色的凶光,瞪着我们,没有一点后退之意。魏大爷让我赶紧回屋点着火把,拿铁器过来,在我们的高声怒吼和一阵紧似一阵的铁器敲打声中,才把僵持了好一会儿的狼群赶跑了。

第二天大年初一,我因为受到深夜狼群的惊吓和寒风劲吹而感冒了,四肢乏力,食欲全无,但我们靠勇敢和智慧赶跑了狼群,保住了集体的羊群,心里仍然很高兴,很自豪。这一年的10月,我光荣地当选为县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并出席县第三次代表大会,还在会上重点作了事迹介绍,留下了青春奋进的足迹。

四十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下乡在农村过的第一个春节,心里总是激动不已。这个春节,我没有添置新衣,没有燃放爆竹,没有走亲访友,没有得到一分压岁钱,甚至连多与一个人说话、拜年的机会都没有,但“漫天风雪守茶场,除夕之夜斗群狼”的特别经历,留给我一生难以忘怀的记忆。

茶乡情

行树起

爽爽朗朗的心情	浇灌桃李
玻璃杯一样的透明	酿造大山的甜蜜
湖上一杯毛尖	
看丝丝缕缕	一年忙碌 回家的计划又变
悠悠袅袅的茶雾	好者有梦 梦是我思念的
看绿芽翻转升腾	家园
又飘然下沉	卖茶归来的老爸 拖着长长的影子
	长长的影子留在山下
下沉 凝神静气	床前大口的吃着糙米饭
轻舒慢展着腰身	妈递上热茶 递上唠叨
亭亭玉立	路上买个馍也垫垫
	垫啥 两天开学 娃的学费还得攒
像银针 闪亮晶莹	
像铜舌 嗽嗽待哺 等候	

亲昵

今夜我把茶斟满	爸 一声哭喊 辗转
碧绿清香润色我的诗行	辗转 到天明
像家乡的泉水	又打电话 又写信
滋润茶园	爸 妈 小山村
	我今天回家

湖水

程永康

湖水掀起爱的波浪	也滋润着
有个月亮在水中摇晃	我的爱恋和希望
点点渔火燃亮满天星斗	每当看到这湖水
渔歌象抚慰愁野山乡	就使我想起远方的
绿林屏障不时地	一位姑娘
报以掌声	她那深邃
千山万岭依恋地	明亮的眸子 仿佛清澈
驻足观望	纯洁的湖水
脉脉含情的	既柔情荡漾
湖光月色	又澎湃激昂
在我的记忆里收藏	虽只梦中相见
	却至今仍在我的心上
湖水孕育了草木万物	缓缓流淌